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
第三回 北柳巷陸書探友 西花廳吳珍吸煙

話說陸書在教場方來茶館巧遇袁猷，吃茶散後，回到姑爹家中。用過晚膳，同姑母談了些家常話，安歇一宵。次日清晨，備了「盟愚姪」、「盟愚弟」兩對拜帖，換了一頂朱紅貢緯高橋樑時式大呢帽，身穿一件二藍線縐夾袍，係了一條白玉螭虎鈎絲帶，掛了洋表、扇套、荷包、小刀等物，外加一件元（玄）色線縐夾外褂。小廝小喜子拿著拜帖，捧著小帽，夾著衣包，拎著水煙口袋，跟隨出了姑爹家大門，由南河下到了常鎮道衙。署前那照壁緊對著鈔關門城門，那裡是水碼頭，來往行人擁擠不開。陸書帶著小喜子，慢慢的隨著眾人走。

但見那：

門名寶鈔，乃水陸之衝途；衙屬行轅，轉揚由之關部。連楚接吳，達淮通魯；絡擇行人，稠密煙戶。

稅務房稽查越漏，懸虎頭牌示以揚威；門兵班嚴拿姦宄，掛狼牙箭袋而耀武。旅店燈籠，招往來之過客；鋪面招牌，攬經商之市賈。進城人出城人，呵氣成雲；背負漢肩擔漢，揮汗如雨。街市上蘭花擔牛脯擔，香風堪愛；路途間屎糞擔惡水擔，臭味難聞。蔬菜擔魚蝦擔，爭先搶後；井水擔河水擔，逐隊成群。七橫八豎，擔夫之挑柴擁擁；六抬三跟，鹽商之飛轎紛紛。

縫窮婦女，臂挽蔑籃供補綴；遊方僧道，手敲魚子化錢文。男裝女相，抹粉涂脂，人作兔畜受人拘；強討硬化，乞丐玩蛇。車載驢馱裝貨物，大商小賈做生意。

真是十省通衢人輳集，兩江名地俗繁華。

陸書行過常鎮道衙門，轉彎到了埭於大街，見有許多戴春林香貨店。也有的櫃檯前許多人買香貨的，買油粉的，紛紛擁擠；也有的櫃外冷冷清清。陸書初到揚州，不知何故，又不便問人，遂過了太平碼頭，到了小東門外四岔路口，問了店面上人路徑，直向北進了大儒坊，過了南柳巷，到了北柳巷，問到袁猷家門首。進了大門，只見四扇白粉屏門開著。小喜子將屏門敲了兩下。裡面有個僕人將旁邊一扇屏門開了，問道：「是那位老爺？」小喜子將兩封拜帖遞與那開門的僕人，道：「我們老爺特來拜會，拜托回一聲。」那僕人將兩封拜帖一看，道：「請少待。」轉身進去。

片晌工夫，見中間兩扇屏門大開，那接帖的僕人道：「請。」陸書帶著小喜子走進。袁猷已過至大廳簷前，邀至廳上。陸書要請袁猷的父親出來拜見，袁猷道：「家父現有小恙在身，改日再見罷。」陸書又要到後堂拜見伯母、大嫂，袁猷再四謙遜，方彼此見禮入坐。家人獻了茶。袁猷道：「愚兄實是不知賢弟來揚，尚未到令親府上拜謁，反沐大駕先臨，罪甚罪甚！」

陸書道：「小弟拜謁來遲，亦望吾兄恕罪。」袁猷請陸書除去大帽，換了小帽，又將外褂脫下，交與小喜子，在衣包內換了一件天青鏡面大呢面玉色板綾裡夾〔馬〕褂，復又入坐。

家人又獻了一巡茶。聽得廳口家人道：「賈老爺、吳老爺來了。」袁猷、陸書才立起身，只見賈銘、吳珍已經走進。上得廳來，彼此見禮入坐，品茗閒話。不一刻工夫，家人來回道：

「魏老爺來了。」袁猷們一齊迎至大廳簷前。魏壁上廳與袁猷見過禮，又與眾人見禮，分賓主人坐。家人獻茶，茶罷收杯。

袁猷邀請眾人到西首花廳裡面去坐，眾人立起身來。袁猷道：「小弟引導。」眾人道：「請。」隨著袁猷。但見大廳西首兩扇白粉小耳門上，有天藍色對句，上寫著：

風弄竹聲 月移花影

進得耳門，大大一個院落。堆就假山邱壑玲瓏，有幾株碧梧，數竿翠竹，還有十幾棵梅、杏、桃、榴樹木。此時四月天氣，花台裡面芍藥開得爛熳可愛。朝南三間花廳，上面有一塊楠木匾，天藍大字寫的是：「吟風弄月」。下款是「古靈王應熊祥書」。

中間六扇白粉屏門，擺列一張海梅香幾，掛了一幅堂畫，是筠溪陳瑗畫的山水。兩邊掛著泥金錘箋對聯，上寫道：

風來水面千重綠 月到天心一片青上款寫：「佩紳學長先〔生〕教正」，下款是「齊之黃應熊拜手」。香幾

上左邊擺著一枝碎磁古瓶，海梅座子，黑漆方幾，瓶內插了十多竿五色虞美人；右邊擺的是大理石插牌。中間擺了一架大洋自鳴鐘，一對鉤金玉帶圍玻璃高手罩。一對畫漆帽架分列兩旁。桌椅、腳踏、馬杌、茶几都是海梅的。學士椅、馬杌上總有綠大呢盤紅綉團「壽」字墊子。香幾兩旁擺著廣錫盤海梅立台。有八張楠木書櫥分列兩旁，書櫥上總有白銅鎖鎖著，不知裡面藏的什麼書籍。左邊坐山牆掛了六幅畫條，是方華和尚畫的梅花、虞步青畫的山水、王小某畫的美人、李某生畫的三秋圖、倪研田畫的月季花、劉古尊畫的石榴。右邊坐山牆掛了一幅橫披，是錢問衫寫的《阿房宮賦》。右首坐欄杆擺了一張楠木十仙桌，上面擺了一枝龍泉窯古瓶，紫檀座磨朱高幾，瓶內插了五枝細種白芍藥。靠著廳後坐牆板擺了一張楠木大炕，海梅〔炕几〕，炕上也是綠大呢炕墊、球枕，炕面前擺著腳踏、痰盒。廳上掛的六張廣錫洋燈，大小玻璃方燈。雕欄湘簾，清幽靜雅。

袁猷邀請眾人至花廳裡面坐了，重新烹了上好香茗，擺了四盤點心是：一盤生肉筍包，一盤火腿糯米燒賣，一盤五仁豆沙饅首，一盤螃蟹肉餃。袁猷邀請眾人用早點，眾人陪著陸書將早點用畢，品茗閒話。

吳珍跟來的小廝發子，拿著一個藍布口袋，走到花廳右邊，將口袋放在炕上。又將那炕上海梅炕几搬過半邊，在口袋內拿出一根翡翠頭尾、金龍口、湘妃竹大煙槍，放在炕上。又拿出一個紫檀小拜匣樣式小盒，揭開擺在炕中間，就像是個燈盤。

這匣內有張白銅轉珠煙燈，玻璃燈罩，鋼千、恤，門挖、水池俱全。安放好了，又拿了一個水煙紙煤點了火，來將煙燈點著。

吳珍看見煙已開好，就立起身來，走到炕上坐下。在腰間掛的一個戳紗五彩須煙匣袋內，拿出一個瑤瑯紋銀轉珠煙盒，蓋子上有一個獅子滾球，那獅子的眼睛、舌頭同那一個球總是活的。

據說這煙盒出在上海地方，揚州銀匠總不會打。

吳珍將煙盒用手轉開，放在燈盤裡面，遂邀請眾人吸煙。

眾人皆說不會。吳珍再三相拉，將陸書拉了睡在炕上左邊，吳珍睡在炕上右邊。用鋼千在煙盒內蘸了些煙，在煙燈上一燒，那煙掛〔了〕一寸多長，在千子上一卷，在左手二指上滾圓。

又在煙盒內一蘸，在燈火上又燒又滾，如此幾次，將煙滾圓成泡。拿著槍，就著燈頭，將煙泡安在煙槍門門之上，又用手指捏緊，就燈拿鋼千將煙戳了一個眼。自己先將槍吹了一吹，用手將槍嘴一抹，才將槍遞在陸書手內。吳珍將槍尾捧著，陸書將槍用勁銜在口裡，吳珍將槍的門門對著燈頭，叫陸書吸煙。

陸書使勁的嗅了一口，門門堵塞。吳珍復又將槍就著燈頭重新燒圓，又打了一鋼千，遞與陸書再嗅。如此數起，半吃半燒，才將這口煙吃了，仍將槍遞與吳珍。陸書笑道：「兄弟不是吃煙，反覺受罪。大哥不必謙了，老實些自己過癮罷。」吳珍又讓眾人吃煙，眾人皆不肯吃。吳珍慢慢的吃了七八口，請陸書到右邊來。吳珍睡到炕左邊，又在左邊吃了七八口。

書廳上已將桌子擺好，擺了杯著。袁猷邀請眾人入座，吳珍才將煙槍放下，陸書也立起身來。謙遜多時，一定請陸書首坐，魏璧二坐，賈銘三坐，吳珍在上橫頭，袁猷在下橫頭斟酒。

先擺了十二個小碟，後上了四個小盤。眾人問陸書蘇州、常熟風景，陸書又問揚州故事、古蹟，飲酒閒談。又上了五個大菜，吃了幾壺百花酒。眾人道：「午間不能多飲，吩咐拿飯。」袁猷又敬了眾人每人一大杯，然後上了四個小菜碟子，眾人將飯用畢。家人打了熱手巾把子，眾人揩過臉，散坐吃茶，各家跟來的小廝另有中席，袁猷家僕人邀在廊房裡吃去了。吳珍又睡到炕上吃了十數口大煙。小廝人們飯已吃畢。吳珍叫發子將煙具收了，仍將炕几擺在炕上。

袁猷邀請眾人仍到方來茶館吃茶。眾人所談都是評花問柳、買笑追歡，五人甚覺意氣相投。魏璧道：「文華兄與友英兄本是

結盟過的，今〔吾〕五人不期相遇，亦屬前緣。小弟不揣冒昧，意欲仰攀諸君金蘭雅集，不知諸君可能賞光否？」眾人見魏璧父親現在兩淮候補，他今欲拜弟兄，誰不情願？齊聲道好。

魏璧道：「明日我們湖舫在小金山關帝廟進香，大早在多子街金元麵館取齊。一切〔皆〕係小弟主人，不必效那些俗人湊份子做豬頭會，惹人笑話。諸公意下如何？」眾人先原不肯，你謙我遜，後見魏璧實意，才都應允。吃過下午點心，袁猷要請陸書吃晚飯，陸書堅辭道：「小弟今晚要回家姑丈說話，相應明早會罷。」袁猷不好強留，關照跑堂、賣水煙的寫了賬。眾人出了茶館，分路各散回家。